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珍本书目

〔俄〕李福清

1990年3月我应维也纳大学邀请，去那里讲学，借此机会便考察了那里汉文图书和年画的收藏情况。关于年画我已撰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1990年中国民间年画的新发现》，刊登在《民间文学论坛》1990年第5期上。现将我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见的汉文珍本图书列录于下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汉文藏书虽不甚多，但其中珍本为数不少。我主要调查了小说、戏曲等俗文学，但也兼顾到其他种类的图书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宫廷图书馆。宫廷图书馆建立于十六世纪，1919年改为国家图书馆。该图书馆藏有1837年斯蒂凡·拉蒂斯拉夫·恩迪赫尔(Stephan Ladislav Endicher, 1804—1849)所编的汉、满、日、朝文书目，奥地利文标题为《U—bersicht der Chinesischen, Mandschouischen, Japanischen und Koreanischen Bücher der Kaiserlich König Hof Bibliothek in Wien》(《维也纳宫廷图书馆所藏汉文、满文、日文、朝鲜文图书述录》)。1900年左右又有人编了此书目的续集，题为《Supplement Chinesische Bücher in der Kaiserlich König Bibliothek》(《宫廷图书馆汉文图书目录续编》)，其中收录有奥地利驻上海领事约瑟夫·哈斯(Josef Haas)1891年赠送给该图书馆的汉文图书

(编号190至225)。以后还有人另外编过续录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图书中，上图下文的明版书，比我在其他图书馆所见到的为多。该图书馆尚藏有不少早期用汉文撰著的天主教图书，其中有罕见的菲律宾刊行的汉文图书，此类出版物大约尚未引起中国研究家的注意。

《大明天下春》，残本，存卷之四至卷之八。此书为罕见的三栏刊本，与王古鲁在日本发现的滚调明版刊本（参见王古鲁编著的《明代徽调戏曲散齣辑佚》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）格式相同。上栏行12字，中栏行4字，下栏行16字。上栏和下栏有的页中有插图。每卷上栏、中栏、下栏各故事都有小标题。

我回苏联后查阅了多种汉文书目，未见到这本晚明戏曲选。后来在中国亦问过许多专家，都说未听说过。现在我正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李平教授合作，将我在丹麦皇家图书馆所发现的两部三栏晚明安徽滚调孤本，与这本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晚明戏曲选刊本《大明天下春》一起，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。因此在这里不多叙述。

戏曲方面除饶宗颐影印的万历年间刊行的《荔枝记》及上面所说的《大明天下春》外，尚未找到别的值得引起注意的刊本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有几种明版小说残本及《聊斋志异》彩色插图手抄本（亦是残本），现列录如下：

一、《京本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》，“水浒评林”刊本，只存卷17、18。卷18正文前题：“京本增补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卷之十八”，半叶14行，行21字。这一版本与1956年代王古鲁影印的水浒评林日本藏本相同。据我所知，评林本除日本藏有全文本外，西欧图书馆所藏均为残本，如1980年我在西德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评林本只有第20至25卷，亦为万历甲午年（1594）余文台刊本。罗马梵蒂冈图书馆，亦藏有评林残本（编号Palatino IV/1292），曾见于展览窗内，惜未逐页翻读。

二、《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卷之二》，“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，书林冒远堂任弘李氏梓”。上图下文，半叶10行，行17字，存卷2至4。此书即是余象斗编的《四游记》之一的《南游华光传》。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（1957年，作家出版社）第170页曾注明此书“明本未见”。谭正璧、谭寻合著的《古本稀见小说汇考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323—325页）录有此书的上图下文本。《汇考》作者在书中写道：“曾获得木版巾箱本一部，惜已于十年动乱中失去。”维也纳藏本只存第二本（可惜不全），与英国藏本不同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尚收藏有小说常见的清刊本，但有些版本孙氏目及其他书目均未著录，应引起重视，现将这些稀见本小说列录如下：

一、《好逑传》，书名印在扉页中部，其右上方注明“嘉庆丙寅年〔1806〕镌”。左下方注明“福文堂藏板”。半叶11行，行22字。“义侠好逑传目录”印明为四卷十八回，但书中却分六卷。第五卷从第十三回（“出恶言拒聘实憎奸险”）开始。第六卷从第十六回开始，目录前注明“名教中人编次”。正文前注明“游方外客批评”。孙楷第及大塚秀高书目均未收录福文堂本。《小说书坊录》第40—41页录有福文堂刊本9种小说，其中包括福文堂嘉庆年间刊印的《二度梅》、《说岳全传》等，但未收录《好逑传》。大塚秀高教授的书目增补第82页注明天津师范大学收藏有《好逑传》八卷本，由此可知几种版本卷数不一。维也纳藏本当为罕见的一种版本。

二、《绣像绿野仙踪》，扉页右上方注明“道光乙巳〔1845〕年新镌”，左下方注明“文绮堂藏板”。共八十回，有人像插图十六幅，插图背面有赞。有用大字刊印的序5叶（10面）。半叶10行，行25字。孙楷第书目、大塚秀高增补书目均未收录此板本。《小说书坊录》亦未提及刊印此书的书坊“文绮堂”。此版

本当为罕见本。

三、《绣像第四才子书》，书名印在扉页中部，其上方注明“平山冷燕”，右上方题“天花藏批评全传”，右下方注明“壬寅新镌”，左下方注明“福文堂珍藏”。“刻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目次”（2叶4面）。共4卷20回。插图5叶（10面）。插图的版心上方印有“福文堂”三字，下方印有“第四才子”四字。每幅插图上方题七字，第1、3、6、7、9、11、13、16、18、20回均有插图。正文前题：“新刻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卷一”，下方注明“荻岸散人编次。”半叶11行，行21字。某些叶版心印有“振贤堂”三字。孙楷第书目、大塚秀高增补书目均未录福文堂的“平山冷燕”本。《小说书坊录》亦未录“福文堂”书坊。此书很可能是禅山（佛山）振贤堂本的再版本。大塚秀高增补书目（第65页，21022号）所收录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藏振贤堂刊本，也是半叶11行、行21字的格式，亦有插图5叶。维也纳藏本为“壬寅新镌”，可能是嘉庆十七年〔1812〕刊本。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振贤堂《平山冷燕》与《玉娇梨》乾隆47年〔1782〕刊本（见大塚秀高增补书目第69页、《小说书坊录》第39页），亦为壬寅年刊本。据《小说书坊录》说，我们今天所知的福文堂最早小说刊本《大说唐全传》为1783年刊行的。福文堂刊行的图书多为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年的。维也纳藏本很可能不是1782年再版本，而是1812年再版本，无论如何也是稀见的版本。

四、《绣像第一才子书》，扉页左下方注明“福文堂藏板”，上方注明“嘉庆十九〔1814〕重镌”，右上方注明“金圣叹批点”。每面插图均有赞，插图版心下方印有“福文堂”三字。正文前题“圣叹外书”，“茂苑评”。半叶11行，行25字。《小说书坊录》第40—41页未录《三国演义》福文堂本，大约福文堂本也是稀见版本。

五、《绣像第一才子书》，书名上方注明“圣叹外书”，右

上方题“毛声山批评三国志”，左下方注明“芥子园藏板”。序末注明“顺治岁次甲申〔1644〕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”。共60卷120回，半叶10行，行23字。孙楷第书目、大塚秀高增补书目均未录芥子园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只有《小说书坊录》（第29页，171号）录芥子园所刊题为《四大奇书第一种》的《三国演义》（北大藏本）不知同否，维也纳藏本当是较稀见版本。

六、《第一才子书》，书名印在扉页的中间，其上方注明“圣叹外书”，右上方题：“绘像三国志”，左下方注明“文畚堂藏板”。序下注明“顺治……圣叹氏题”。有印章二。半叶11行，行25字。此书为芥子园刊印的《三国演义》的翻版本，孙楷第，大塚秀高书目，其他书目未收录，只有《小说书坊录》录芥子园刊印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大约是该板本的再版。《小说书坊录》第130页763号只录有畚文堂的《后红楼梦》及《第八才子书》，亦未注明此两种版本的刊印年代。当为稀见本。

七、《绣像第一才子书》，扉页上方注明“嘉庆庚辰年〔1820〕重镌，右上方注明“金圣叹批点”，左下方注明“永安堂藏板”。60卷120回。半叶11行，行25字。孙楷第与大塚秀高二目均未录此版本。《小说书坊录》录有藏于英国博物馆（参见柳存仁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第102—103页，及《小说书坊录》第58页）的永安堂1820年刊本：《第一才子书》。中国大约尚未发现此庚辰重刊本，此刊本当为稀见的版本。

八、《绣像汉宋奇书》，书名右上方题《三国水浒合传》，左下方注明“翰巽楼藏板”，右上方注明“金圣叹先生批点”。半叶12行，行30字。孙氏及大塚秀高二目均未收录《汉宋奇书》。柳存仁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第168页录有《绣像汉宋奇书》（英国博物馆所藏的“大酉堂藏板”的版本）（见此书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第165—170页），但与此版本不同。东

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有三国水浒合刊本，书名题为《英雄谱》（缺第一本），未注明书坊，当不是维也纳藏本。维也纳藏本是1859年入藏维也纳民俗博物馆的（至今仍藏于此馆内），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刊本。《小说书坊录》未收录。

九、《第一奇书》（即《金瓶梅》），书名上方注明“康熙乙亥年〔1695〕”，左下方注明“在兹堂”，左上方注明“李笠翁先生著”，半叶11行，行22字。无插图。《小说书坊录》第26页注明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，因此在这里不细录。

此外，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石印或铅印小说数种，现列录如下：

一、《绣像绘图东晋演义》，石印本，历史小说，八卷，正文前注明“秣陵陈氏尺蠖斋评释”，有插图8幅（每图画四人）。存1本。

二、《燕京评花录》（即《品花宝鉴》），石印本，有写刻序。60回。半叶28行，行57字。孙楷第书目（1957年）第129页录有此书的1913年石印本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《红楼梦》版本，其一为较常见的《增评补图石头记》，蛟川大某山民加评，海角居士校正，大约是上海1898年的石印本（参见一粟《红楼梦书录》，上海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8年，第59页）。另一为《大字足本全图红楼梦》，版心中题：“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”。半叶16行，行34字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文言小说中，《聊斋全图》应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此书有小说正文，有精美彩色插图。正文用工整而秀美的楷书抄就，半叶9行，行17字。存第2、3、4、5函。每册的行与字数不等。有的故事开头在一册，下文则接续在下一册。抄本高18公分，宽16公分。

以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也藏有《聊斋志

异》精美彩色手绘插图本，六十年代初送还中国，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，可惜未能一阅，无法与维也纳藏本比较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其他汉文古旧图书，我以为也应引起重视。如该馆收藏有应引起民间文学研究者注意的广东民歌选《击壤新歌》，书名印在扉页的中间，其上方注明“涪表原本”，右侧上方注明“本集所选已刻不载”，左侧上方注明“二集嗣出”，左下方注明“富文堂藏板”。“涪表歌试选目录”后有序，题为“歌原”。有序的民歌选本较为少见。半叶10行，行24字。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书目注明该书为1800年左右的刊本。

此外，还有尺牍类作品也应引起注意，如明刊本《新镌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（？）锦》，万历丁酉岁〔1597〕孟春月书林郑氏云斋绣梓，存第29、30、31、32、33卷。分上下两栏，上栏半叶15行，行15字，下栏半叶13行，行18字。此书是明末为市民刊印的百科性尺牍读物，33卷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影印冯梦龙的《折梅笺》，据社长魏同贤先生说，我在奥地利发现的这一藏本的内容要比《折梅笺》丰富，可能冯梦龙是根据这部书编撰的。待考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上图下文的《孝经》残本，版心印有“孝经”二字，有“唐明皇御制序”。序后注明“天子章第二”、“诸侯章第三”等等。半叶10行，行15字。只存8叶。《孝经》刊本甚多，不知此刊本是否属于稀见本，据了解北京图书馆未藏有此刊本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上图下文的《千字文》，亦为残本。版心印“千字”二字。缺扉页。有粗制插图。有一页上方插图左边注有“千文”（大字体）二字，其下印有两行小字：

“万〔历〕十九年〔1591〕

黄氏新刊”。

黄氏不知是何人。将此刊本与苏联科学院汉学图书馆收藏的

光绪甲辰〔1904〕学院前守经堂石印本《蒙学教科千字文图说》作比较，可以看出，1904年石印本为上文下图本，并有多幅反映新生活的插图。二者文字次序也不相同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尚藏有明版汉文耶稣教图书。如“大明崇禎丁丑岁〔1637〕二月既望”“远西耶稣会士艾儒畧识”、“晋江景教堂绣梓”、“耶稣会中同学阳玛诺全订”的书，书末题《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引》。该书上图下文，半叶8行，行16字。艾儒畧是意大利著名传教士，原名Giulio Aleni (1582—1649)

(参见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84—1644 (明代名人传), New York and London,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76, V.1, P.2—6)。该传注明艾儒畧曾于1637年出版《西方问答》一书，是晋江(福建省安溪县)人蒋德璟(中葆，若柳)所订。《西方问答》藏于梵蒂冈图书馆。维也纳藏本缺扉页，可能为另一版本，因未注有“蒋德璟”三字，虽然此书亦为晋江人所订。阳玛诺大约是西方人或中国人用的西方名字。此书内容包括马太传、鲁加传福音书。北京图书馆藏有艾儒畧的另一著作《西学凡》(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〔目录〕子部第1429页)。日本《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》第314页录有艾儒畧撰写的《三山论学记》。《明代名人传》未录他的这一著作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《进呈书像》一书，半叶9行，行20字，有全页大幅插图。此书可能为明版残本。

该图书馆收藏有菲律宾马尼拉1606年用汉文刊印的《新刊僚氏正教便纂》一书，菲律宾明代刊印的汉文图书，大约除英国龙彼德教授外，尚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。据说，北京图书馆未收藏菲律宾的汉文图书。

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几种满文(或满汉合璧)图书，因我不懂满文，只录书目如下：

一、《满汉对音同声类集》，37页。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

刊印的《世界满文文献目录》（北京，1983年）收录有大陆及台湾、日本、苏联所藏满文图书及抄本，但未录此书。M·沃尔科娃编撰的《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藏满文木板书叙录》（第一册，莫斯科，科学出版社，1988）亦未收录。大约是罕见本书籍。

二、《满汉类书全集》，2册。《世界满文文献目录》未收录。但沃尔科娃的《叙录》第108—109页，第264号注明此书在苏联、美国、日本（东京）、法国都有藏本。

三、《诗经》（满译本）3册。《世界满文文献目录》第54页录有数种满文本《诗经》，不知维也纳藏本为哪一种。

此外，维也纳民俗博物馆还藏有一中文抄本，内容为苗族风俗画及这些图画的解说文，右页为画，左页为文，这一抄本颇有价值。据我所见，苏联与德国亦藏有类似手绘图本，但不知维也纳藏本与苏、德藏本有无不同，因为这是另一专题，与本文关系略远，故详细的考察与研究只能留待来日了。

维也纳所藏汉文古籍虽然数量不多，但不乏珍贵的明版孤本及清代的稀见本。

（刘魁立 整理）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